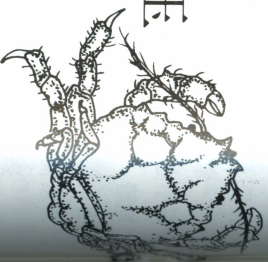




螃蟹生涯



羽玉



又是一個雨天！如此灰濛濛的天色，濕漉漉的街道已持續多日，什麼時候才有個萬里晴空？螃蟹獨坐在窗前無焦點的凝視著外面，任思想飛馳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裡。也曾有過許多個下雨天，她總是坐在窗前羨慕的看著在沒有行人的街道上嘻笑、奔跑的街坊小孩，他們提著大小不一的籃，拾著被風雨吹打下來的樹枝、木果，比賽著看誰的收穫量最豐。自己也會領著弟妹去撿這些東西回家晒乾當柴燒，只是那要在風雨過後的晴空下。在中南半島，一年分雨、旱兩季，所謂雨季也只是每天定時的來一場雷雨，嘩啦啦的一陣過去又是一個晴天。不比在台北，雨是如此綿綿不斷，黯然一色的天地壓得人胸口透不過氣！突如其來一股要解除束縛的衝動，她跑出屋外。走著走著憶起了八歲時放學的一次，在返家十五分鐘的途中飄了十分鐘的小雨，她故意不穿上備放在書包中的雨衣，心中有股像是偷擦媽媽脂粉的小孩，攪鏡學著大人模樣的喜悅。回到家時，爸媽急忙燒水、洗澡、更衣、擦驅風油的把她弄了半天，父母親總以為他們的兒女是白玉人兒，需以精緻的玻璃匣護著！她想著砥了抵唇角的水滴，怎麼雨水也是鹹的？

歸來，思潮仍在澎湃翻攪，螃蟹覺得自己將要被這洶湧的浪頭所淹沒，「你給我們的印象一向是堅強的，卻沒想妳是如此的多愁善感。」堅強與善感？！螃蟹不覺對自己苦笑，只有她了解自己是以逃

避的方式來處理思想，堅強的外殼下是一個十分情緒化的自我，四年來思想的空白使頭腦有著生鏽的齒輪，如今無意中觸動其引擎，除了開始時些許轉動雜艱外，其後却無法羈握。「做一個醫生是需要絕對的理智。」自己却仍會為了一個朋友的誤會而沮喪、懊惱，感情曠永遠是她的致命一擊。螃蟹再度對自己苦笑，為了從未像此刻般覺得自己像女孩——有著如是濃烈的情感！不像個女孩，這該是每一個唸醫學院的女孩必須做到的事——摒除那份婦人之仁，理智得近乎冷酷。其實，大凡從事醫療工作的人都必須避免感情用事，又豈有男女之別？只是人們總是習慣於認為女孩是感情豐富、夢幻紛陳。緣何而來？螃蟹百思不解，正如不明白何以唸醫學院的女孩被呼為螃蟹一樣的疑惑。

浙浙瀝瀝的簷滴仍像斷線珍珠般留下來，那渾圓、那晶瑩的水珠，誘得人興起一腔欲以手接著的雅情，却為一窗紗網所阻。現代人文明的進步使人與大自然之間更為疏遠了，這其中的得失是好是壞，實在叫人難下斷語。只不過，人總是有那麼一個毛病；在手上的從不知可貴，當失去時方悔珍惜遲。怪不得有那麼多人喜歡活在回憶裡，事實上，「回憶」的人也必須有著一番經歷。螃蟹想起第一次說：「這是十年前的事……。」那份驚喜的心緒，也實在不明白何來的激情。自己一向是自認較同年齡的人老成——生命中十三、四歲那段日子在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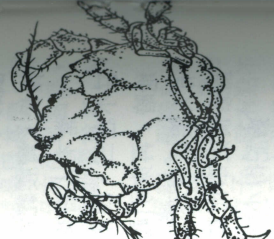
場揮別家人，跨入有某些人心智之成熟到自定的大人界限，履頭也不回地直走，情，父親却誇獎孩子已知道，堅強只是使淚開崩潰。但是自家。

父親，這位景裡當老師稱讚他民的。」而她的口更不是教徒，父親去



場揮別家人，跨入出境室的門檻的那一步過去了。有些人心智之成長是在瞬間，驀然從十二歲提升到自定的大人界限——十五；於是，她以大人的步履頭也不回地直走上機。為此，母親埋怨女兒之絕情，父親却誇獎孩子走得堅定、漂亮。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堅強只是懦弱的偽裝；回頭，則離情將會使淚聞崩潰。但是，父親的讚賞仍令螃蟹感到無限自豪。

父親，這位影響她至深的偶像！從小，在學校裡當老師稱讚她時，她總是驕傲地說：「我爸爸教的。」而她的口頭禪也是：「我爸爸說……。」她不是教徒，父親却是她心中的神祇。民國六十四年



下是一個十分情頭腦有若生鏽了開始時些許轉一個醫生是需要一個朋友的誤會而命一擊。螃蟹再覺得自己像女孩女孩，這該是每一——摒除那份婦大凡從事醫療工有男女之別？只有豐富、夢幻紛陳不明白何以唸醫。

般溜下來，那渾腔欲以手接著的人文的進步使人的得失是好是壞總是有那麼一個去時方悔珍惜裡，事實上，「螃蟹想起第一次份驚喜的心緒，向是自認較同年歲那段日子在機

四月，僑居地淪陷消息傳來，從此音訊斷絕。一向頹以立的精神支柱突然塌毀，無邊的徬徨囚罩下，會促問她選擇了逃避的途徑。只想狠狠的麻醉自己，而她也確如行屍走肉般的在混日子，就連旁人所謂緊張得不像是人過的日子的高三生活，她也是睡覺渡過。直到今天，遇上了一群熱誠待人的可人兒，他們那份堅定奮鬥，有目標的人生觀如暮鼓晨鐘敲醒了這個夢迷人，在感恩之餘，她習慣性的急著要稟告父親，却又想起現實狀況而張口無言。螃蟹但覺心頭有如一口裝著聲音的井，話語如水漲著、漲著，在井壁間鼓盪，由緩漸劇，最後化作一個浪頭湧上喉間、眼裡。



水月園



午後七時在 Moon River

北醫人的校友以清雅脫俗的格調
精心製作的音樂專集迎接「北醫人」
(凡北醫人憑學生證免服務費)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七〇號
電話：3613365 • 3818297